

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

侯艾君

【摘要】外高加索三国是古老“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它们将中国、中亚与欧洲联结起来,且地缘政治意义非常重大,1991年以后一直是大国争夺的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与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建立起了紧密合作关系。三国积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将其视为重要机遇,政界、学界乃至媒体都予以热烈回应和积极配合。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许多合作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高加索地区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外高加索国家的合作前景中,中国也将面临外高加索国家自身存在的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消极问题乃至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外高加索三国内部的社会政治问题、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国家输入性恐怖主义、外高加索地区可能面临的地缘政治变局。大国在某地区的竞争也会波及其他地区,甚至在全球引发共振。2018年以来,外高加索地区乃至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其他地区都发生或酝酿着深刻变局,这些趋势和动态都不同程度地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利益,因而必须正视这些安全风险,并审慎规避。

【关键词】亚美尼亚变局;输入性恐怖主义;地缘风险;“一带一路”倡议

【作者简介】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国际安全研究》(京),2019.2.68~90

高加索地区联通欧亚,是诸种文明交汇的地区,也是古老“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沿着“丝绸之路”,中国与高加索地区曾经有过紧密的经济、文化、族群、宗教等方面联系。中国文献中有许多关于高加索及其先民的记载,高加索先民(如古代亚美尼亚人等)也曾到中国经商、游历,甚至长期居留,并留下关于中国的记述。但在近代(高加索地区归并俄帝国)之后几乎中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加强在外高加索的存在(包括地缘经济存在、地缘文化存在甚至地缘政治存在),影响已经深度辐射,是1991年以来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来说,外高加索是中亚的自然延伸(国内外有学者将高加索纳入“中亚”概念)。中亚与高加索在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亲缘性。中国与中亚交流交往的经验以及教训或许也适用于外高加

索,但中亚与外高加索之间的差别也非常之大: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国家规模比中亚国家更小;内部同一性比中亚更弱,三国间的文明和文化差异更大,矛盾更尖锐;高加索比中亚有更多的欧亚特质;世俗化程度比中亚更高;大国在高加索的争夺、对抗比在中亚更激烈;高加索周边几乎都是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不稳定地带;1991年以来已多次爆发血腥内战或局部战争。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外高加索地缘政治的局外人、旁观者,现在将是深度参与者。就如在中亚一样,中国可能被动卷入高加索的“大牌局”。对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说,外高加索地区的地位重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中国与高加索国家的合作进展积极,但是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因而必须准确把握,并审慎规避和应对。

一、外高加索三国各自的内部问题

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复杂的内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各国国内问题、高加索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输入性恐怖主义和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局。

第一,外高加索三国都有一些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亚美尼亚经济形势恶劣,201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贫困线以下的国民占全体国民的1/3。亚美尼亚失业率高,2015年以来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9%左右。^①亚美尼亚国债居高不下,人口流失严重。^②从1991年后,该国人口持续减少,到2011年人口为301.89万人,之后个别年份有微弱上升,但其减少趋势几乎不可逆。2013年以来,该国每年有数千名亚美尼亚人放弃国籍,如2017年,获得俄罗斯国籍者有25144人。而且,亚美尼亚生育率低、离婚率高,^③到2018年1月1日,亚美尼亚人口降为297.29万人。对于亚美尼亚来说,人口流失不仅表明国民对国家预期不佳、丧失信心,也意味着其国内市场继续变小;人口流失将威胁到其国防安全,在与阿塞拜疆的高强度政治-军事对抗中力不从心,处在危机状态或前危机状态。亚美尼亚议会议长称:亚美尼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腐败,其次是人口问题。^④近年来,亚美尼亚已多次爆发示威游行,并最终于2018年4月发生了非正常的政府更迭。

阿塞拜疆能源资源丰富,社会经济快速增长,这是阿塞拜疆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保持政治稳定的基础。但是,该国腐败问题严重,国民贫富分化较为显著,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从2015年后遭遇两次经济通胀,导致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伊尔汗姆·阿利耶夫总统已经执政15年。2017年2月22日,阿利耶夫总统任命妻子为副总统,遭到诟病。在反对派看来,这种家族世袭体制并不符合民主标准。多年来,阿塞拜疆推行亲土耳其政策,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同样不能令西方满意。反对派“人民阵线党”认为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都低于邻国,抨击政府在24年里未能解决纳卡问题并收复失地。^⑤2017年,巴库等地多次爆发反政府游行。^⑥

2017年10月28日,爆发了以反腐败为诉求的示威游行。^⑦对此,西方积极介入,声援反对派。2017年10月11日,欧洲议会发布文件,敦促阿塞拜疆政府“确保权力分支之间、法院和检察院之间的平衡,执行斯特拉斯堡法院的裁决,释放伊尔加尔·马梅多夫等政治犯,为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自由活动创造条件”。^⑧欧洲议会还通过了关于阿塞拜疆人权状况的14403号、14397号决议。欧洲议会干预阿塞拜疆内政的做法引起阿政府的强烈反对。同时,阿政府还认为,反对派的活动有亚美尼亚政府插手。^⑨

格鲁吉亚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尚未完成,国土有待统一。1991年后格鲁吉亚推行“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导致地缘政治失衡,动摇立国根基,2008年爆发了俄-格战争(本质来说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争夺战),国家分裂问题更加严重,陷入危机。由于持续多年的内战(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安加尔等)以及2008年俄-格战争,无法吸引大规模投资,人口呈持续减少的趋势。1989年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人口为540万人,2014年为371.3万人,减少了170万人。仅2015年从格鲁吉亚就净流出1.8万人,主要移居俄罗斯。^⑩一些格鲁吉亚人赴俄罗斯工作或移居俄罗斯(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成为格鲁吉亚收入来源)。为吸引外资,格鲁吉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其投资环境有很大改善。2017年,在国际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表上,格鲁吉亚的经商手续简便度排名第九位(亚美尼亚第47名,阿塞拜疆第57名)。^⑪经过数年徘徊之后,格鲁吉亚经济开始回升,2017年初,世界银行预测该国经济增速将达到5.2%,实际增速为4.9%。^⑫2017年,格鲁吉亚公民赴欧盟无须签证(尽管不能在欧洲国家工作),堪称是一大突破。但是该国通胀严重,本国货币贬值,生活成本上涨,为营商环境带来不确定性。2017年通胀率为6.7%。^⑬格鲁吉亚寄希望于旅游业,而多数游客都去高档酒店消费,普通人并不能借此改善经济状况。^⑭

第二,外高加索三国发展不平衡,在经济上已形成“两个世界”,且还在加速分化。在高油价时期,阿塞拜疆作为重要的油气出口国赚取大量石油美元,

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外高加索地区经济的领头羊(阿塞拜疆的经济规模占整个地区经济的75%),对其他两个邻国具有压倒性优势,这种反差引发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社会不满和不稳定。阿塞拜疆独占鳌头,格鲁吉亚缓慢回升,而亚美尼亚则处在低迷状态,且格、亚两国的发展道路摇摆不定。由于内部因素和大国争夺,三国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发生分裂。亚美尼亚以亲俄为国策基石,与俄罗斯、伊朗形成盟友关系;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则认为,俄罗斯是导致其国土分裂的重要因素。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但两国关系并非紧密;而以信仰东正教为主的格鲁吉亚与伊斯兰国家阿塞拜疆的关系却更为密切,在向西方看齐方面有更多共同点,有共同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构想。阿塞拜疆是土耳其的坚定盟友,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推行平衡政策。在格鲁吉亚,亲西方力量始终占据上风,亲俄力量非常弱小;只是近年来,格-俄关系有所缓和,逐步走向正常化。

第三,亚美尼亚变局及其对地区国家的可能影响。2018年前后,高加索三国都面临领导人更迭,因而带来不确定性——而如果放眼周边,伊朗于2017年底完成大选;俄罗斯于2018年3月完成选举,普京连任;伊拉克于2018年5月完成选举,土耳其6月24日完成总统选举,埃尔多安连任。因而2018年是各国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年份。三国都有社会政治问题,反对派活跃,而2018年4月下旬发生的亚美尼亚变局尤其引发巨大震荡。

近年来,亚美尼亚始终面临结构性危机。俄学者多次警告说,亚美尼亚可能爆发“颜色革命”。2018年4月23日,亚美尼亚通过街头政治方式,推翻萨尔基相政府,反对派领袖帕希尼杨担任总理。

亚美尼亚事件具有“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其根源深刻复杂。抗议者不满于亚美尼亚社会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腐败严重等。萨尔基相担任两届总统,修改法律后继续担任总理,且在所有部门安插了自己人;民众对其不满或厌倦,起绰号叫“大耳查布”肆意嘲笑。此前,亚美尼亚反对派多次尝试夺取

权力:2013年议会大选中,反对派获得了38%的选票,初获胜绩。^⑤

同时,亚美尼亚事件也是地缘政治对抗的结果。西方不满亚美尼亚与俄罗斯和伊朗发展关系——其亲俄政策成为西方对其实施改造的绊脚石,为此加大争取力度。亚美尼亚既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也与北约合作。2015年1月,亚美尼亚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还与俄罗斯组建联军,俄罗斯为亚美尼亚提供1亿美元国防贷款,用于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与俄签署协议后半年,亚美尼亚国内多次爆发骚乱,试图推翻政府。2016年,帕希尼杨已是反政府运动的核心人物,其背景则是“叶尔克”(Ելկ,自由政治党派联盟,意为“出路”,2016年底由“共和党”“公民契约党”“光明亚美尼亚”三党合并组成)。一些民众希望更迭政府,融入西方,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大幅提高生活水平。2017年3月,亚美尼亚宣布与欧盟签署《深度全方位合作协定》,“叶尔克”立即提出:亚美尼亚应退出欧亚经济联盟,认为俄罗斯“奴役”和“占领”亚美尼亚,反俄情绪上升。西方承诺,将对亚美尼亚投入100亿美元。^⑥美国还单单对亚美尼亚废除了歧视性的《美国贸易法》。西方非政府组织对亚美尼亚社会灌输观念:所有消极问题都是由于贪腐、亲俄的萨尔基相政府所致,煽动反俄情绪,离间俄-亚关系。^⑦美国驻亚美尼亚使馆的工作人员达到两千多人。^⑧另一数据说有2500名工作人员。^⑨据认为,这些人多是特工或负责对亚美尼亚意识形态工作,伺机挑动“颜色革命”。

而在“革命”之后,亚美尼亚形成“双头格局”:新政府以帕希尼杨为中心(多数成员都支持“颜色革命”,且曾在西方非政府组织中工作过^⑩),而议会则多为前任的支持者,是一股保守力量,政府和议会间的斗争恐将延续。

亚美尼亚乃是俄罗斯在高加索的战略支柱。亚美尼亚“革命”深度触及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将被迫投入政治、经济资源,消除其消极后果。与俄罗斯的担忧、悲观论调不同,西方媒体则非常兴奋。《华盛顿邮报》发文称:“亚美尼亚的人民政权开始运转”,^⑪

对政权更迭持欢迎态度。阿塞拜疆也感到兴奋；萨尔基相是对阿塞拜疆的强硬派、战犯，应该将其引渡、审讯；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也对亚美尼亚变局表示肯定。亚美尼亚事件可能传染邻国。

阿塞拜疆国内反对派非常活跃。2018年3月10日，因阿塞拜疆副总统选举，在巴库爆发抗议活动，反对派既有民生要求、也有政治要求：“医疗很痛苦，教育很痛苦”，“非同寻常的专政”，“终结独裁，终结劫掠，终结君主制”，“生命将结束，贷款未还完”。^②

2008年，俄-格战争在格鲁吉亚引发剧烈震荡，2009年3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断交，将其视为头号敌人，并且在各种国际平台谴责俄罗斯。^③同时，格鲁吉亚加强内部整顿和基础设施建设。2012年，格鲁吉亚总理比德津纳·伊瓦尼什维利表示，希望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到2014年，俄、格在许多方面都恢复关系。对于执政党“格鲁吉亚梦想党”来说，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土统一（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所谓“被占领土”，冲突参与方是俄罗斯）；同时，格鲁吉亚与北约加强合作令俄罗斯不满，将其视为俄-格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尤其是北约声明支持格鲁吉亚的立场，令俄-格关系进一步复杂化。^④俄-格经贸关系恢复迅速，赴格鲁吉亚的俄罗斯游客和赴俄工作的格鲁吉亚公民日益增多。但是，格鲁吉亚社会分裂严重，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两地问题上，俄-格立场分歧严重，成为两国走近的障碍。地缘政治分裂是影响格鲁吉亚内外环境的长期因素。2018年7月11日，北约宣布接纳格鲁吉亚为新成员，这一进程最终付诸实施，必将严重影响俄罗斯-格鲁吉亚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将再次加剧。在特定情况下，也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带来消极影响。

高加索国家政治-外交关系演化中始终有着深刻的外部因素。中国在外高加索已是一个强劲的经济存在。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可能抬头，中国的一些长期投资项目可能因为政局动荡而受到威胁。考虑到此前的经验，中国的投资规模应该适度，尤其不宜在矿产资源领域投入过大；应该对项目进行充

分的政治风险评估。最重要的是，加强与高加索地区各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培育知华、友华人士。

二、外高加索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1991年苏联解体后，高加索地区开始了政治碎片化。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的历史条件、资源和人口禀赋、外部资源等都不同，都处在民族国家建设的特定阶段。在此过程中，三国发生分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矛盾难以调和，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关系微妙。

（一）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纳卡冲突

纳卡问题乃是外高加索的痛点、出血点，也是阿-亚关系中的死结，两国因此处在敌对状态。从苏联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为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归属问题爆发冲突，这期间发生诸如苏姆盖特事件（1988年2月，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苏姆盖特市有大批亚美尼亚人被杀害，亚美尼亚人被强迁）、霍加里事件（1992年，苏军366团对霍加里市发起攻击，导致613名阿塞拜疆人死亡）等多起族际仇杀事件。武装冲突结束后，针对纳卡问题建立起国际性协商机制：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其共同主席是俄罗斯、美国和法国。经过数轮谈判，由于阿、亚两国分歧巨大以及外部因素，纳卡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两国和两族对立加深。阿塞拜疆坚决不同意纳卡独立或并入亚美尼亚，而亚美尼亚也坚决不同意纳卡加入阿塞拜疆。^⑤阿塞拜疆与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实施交通封锁，令亚美尼亚的处境艰难。2009年到2013年间，俄、美、法三国发布多项声明，号召亚、阿两国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各国领土完整和民族自决权；等等。^⑥但是，明斯克小组机制只能确保冲突不至于失控，却无法确保问题得到合理解决。纳卡独立并未得到国际承认（连亚美尼亚也长期没有承认），但是纳卡在事实上不受阿塞拜疆控制，掌握主动的是亚美尼亚。2016年4月，阿、亚双方在纳卡附近爆发小规模战争，引发不安和关注。这是双方军力和国力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各方力量的检验，尤其表明阿塞拜疆的焦虑：担心这种既成事实永久化。

双方在舆论战场上展开激烈厮杀。阿、亚政府都非常重视相关舆论,领导人对历史研究做出指示,将其提高到“信息战”高度,试图占据道义制高点,为此投入巨大。两国的相关研究所乃至高校、新闻机构等都是信息战主体。对于针对己方的舆论,双方都组织专业人士,针锋相对地做出回应。双方都将对方学者视为“伪史”、神话的创作者。两国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论辩性、宣传性,堪称敌国化宣传,俄罗斯等国家也都成为阿、亚两国舆论攻防战的战场。双方论证的核心问题是:亚美尼亚人的族源问题、国家起源问题、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等等。

其一,关于亚美尼亚人的族源问题,其关键是要弄清:谁是高加索的原住民,谁是外来者、后来者?谁对争议领土的权利拥有更充足的依据?通常有两类假说:一类主张亚美尼亚人“外来说”。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通常认为,亚美尼亚人并非亚美尼亚高地的原住民。作为印欧语族,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前后,与弗里几亚人(Фригийцы)一起从巴尔干半岛或与伊朗人一起从咸海周边迁入高加索的。^①但此说存在漏洞,到20世纪末,招致许多学者质疑。另一类是“原住民说”(“土著说”)。认为亚美尼亚高地乃是古老印欧文明的发祥地,而亚美尼亚人是印-欧文明共同体的一支,是唯一从远古延续至今的民族。^②

亚美尼亚学者论证,其民族发祥地在安纳托利亚,是弗里几亚人的后代,因为他们的语汇中有赫梯语、亚述语、胡里特-乌拉尔图(Urartu)语汇;阿塞拜疆学者认为这些只是推论,弗里几亚人语言虽与亚美尼亚语相近,但差别也很大。^③

亚美尼亚学者认为,“历史上的亚美尼亚”是今日亚美尼亚领土面积的10倍,达30万平方公里;^④相应地,阿塞拜疆学者认为,今日阿塞拜疆国家只是“历史上的阿塞拜疆”的一部分,1918年的亚美尼亚国家恰恰是在自古就属于阿塞拜疆的土地上建国的。^⑤

其二,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亚美尼亚学者推论,

亚美尼亚人与“哈亚萨”(Hayasa)或赫梯、乌拉尔图国家有关;而阿塞拜疆学者认为,乌拉尔图留下的铭文中从未提及亚美尼亚,亚美尼亚语也未对当地语言产生任何影响。^⑥

阿塞拜疆学者论证:亚美尼亚人直到19世纪才从他处大量迁入高加索,成为俄国的一张牌。伊列温汗国(Иреван, 1747~1828)是重要的阿塞拜疆人国家,今日亚美尼亚疆域曾是汗国之一部,“埃里温”就源自“伊列温汗国”,后被特意亚美尼亚化。^⑦1828~1829年间,俄国打败土耳其和波斯后,废除伊列温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从波斯和土耳其向阿塞拜疆北部迁入亚美尼亚人。^⑧阿塞拜疆史学家称,亚美尼亚人国家建立于1918年5月29日,此前并无亚美尼亚国家。^⑨

其三,对于纳卡的归属及其依据,双方都有不同解释。亚美尼亚方面认为,纳卡于1921年按照《苏联-土耳其条约》强行划给阿塞拜疆共和国,是不公正的;^⑩阿塞拜疆则将纳卡及其相邻7个地区称为“被占领土”,“收复失地”成为阿塞拜疆重要的国家任务。

其四,通常认为,1987年,纳卡要求划归亚美尼亚共和国,随后发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暴行,如苏姆盖特事件,促使纳卡加速分离。^⑪2014年,阿塞拜疆重启对案件的刑事调查,得出新论:该案实际上是针对阿塞拜疆人民的挑衅行为。^⑫

其五,关于1915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问题,也是亚美尼亚-土耳其关系中的难解之结。亚美尼亚史学家论证,有150万到200万亚美尼亚人在大屠杀中死亡,是种族灭绝(Genocide),这种观点得到法国等国支持,拥有200万亚美尼亚裔的美国也表示道义支持。土耳其持强硬立场,坚决否认。尽管亚美尼亚的立场未能得到所有西方国家认可,仍对土耳其造成压力,成为其加入欧盟的障碍。2015年,在亚美尼亚纪念“大屠杀”事件100周年之际,亚美尼亚加强了纪念、宣传活动——阿塞拜疆方面承认,亚美尼亚的宣传不无成功。^⑬值得注意的是:阿塞拜疆就此问题完全支持土耳其,反击亚美尼

亚更积极。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种族灭绝,而是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的互相仇杀,^④甚至认为亚美尼亚伪造历史。^⑤同时反指亚美尼亚人于1917~1920年间屠杀阿塞拜疆人^⑥以及制造霍加里惨案。土耳其等国支持阿塞拜疆。2017年11月,土耳其在伊兹米特等地竖立霍加里事件纪念碑,上书“我们不会忘记霍加里”。^⑦巴基斯坦(2012年)和摩尔多瓦(2017年)先后承认该事件为大屠杀。2009年,土耳其、亚美尼亚在苏黎世签署《建交纪要》以及《双边关系发展纪要》,决定共同研究1915年事件。但是阿塞拜疆坚决要求将土、亚建交与纳卡问题绑定,最终导致建交功败垂成。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政治家之间的口水战也很多见。2018年4月4~6日,亚美尼亚总理萨基相访问意大利,接受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采访称:当阿利耶夫宣称,亚美尼亚的领土在历史上属于阿塞拜疆时,他应该记住:阿塞拜疆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政图上仅仅是100多年前的事情。而2018年秋天亚美尼亚就要庆祝首都埃里温建城2800周年了。^⑧

(二)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纠葛

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之间的纠葛由来已久。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国民主体都信仰基督教,分属不同教派。7世纪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教会分裂,导致两族产生宗教差异,在此基础上两族的文化差异日益明显。1992年,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建交,而两国的外交取向大相径庭。哈姆萨胡尔季阿担任格鲁吉亚领导人时对格国的亚美尼亚族及亚美尼亚国家极为怀疑、甚至敌视。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土耳其的经济合作紧密,而亚美尼亚则与土、阿两国关系都处于敌对状态;亚美尼亚是俄罗斯的盟友,而2009年俄-格断交也给格-亚关系带来消极影响。由于同样存在“被占领土”问题,格鲁吉亚因此觉得与阿塞拜疆是难兄难弟,而对亚美尼亚反感。^⑨亚美尼亚遭到封锁,又没有出海口,格鲁吉亚就成为亚美尼亚输出、输入商品的重要通道。亚美尼亚进口格鲁吉亚商品较多,对格鲁吉亚出口电

力。2013年,格鲁吉亚总统伊瓦尼什维利访问亚美尼亚。亚美尼亚领导人强调:两国并无重大历史问题,亚美尼亚乐见俄-格关系正常化,且阿布哈兹铁路运营对于亚美尼亚意义重大。

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族的历史紧密交织,而在民族国家建设的背景下,产生许多纠葛。格鲁吉亚史学家论证,1918年前后,亚美尼亚竭力占据本属格鲁吉亚的地区,双方一度开战。^⑩而今日亚美尼亚史学家主张的“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也涉及格鲁吉亚。双方为加瓦赫梯地区(格鲁吉亚境内)及个别教堂的归属、巴格拉季德家族的血统、格鲁吉亚文字的起源问题展开论战,国民之间互生敌意。格鲁吉亚史学家对亚美尼亚同行感到不满,并点名批判。如艾瓦基杨称:第比利斯的名称源自亚美尼亚语“提普希”,后来变成梯弗里斯、第比利斯;而格鲁吉亚学者称:12世纪格鲁吉亚曾统治今日亚美尼亚大部,埃里温直到14世纪都是格鲁吉亚城市。^⑪2012年,19世纪格鲁吉亚政论家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的著作再版(或在网络发布、讨论)。该书指出,一些亚美尼亚学者试图窃取格鲁吉亚民族的文化遗产,将其“亚美尼亚化”。^⑫

今日高加索三国的疆域和人民在历史上难分彼此。只是奥斯曼帝国和俄帝国解体后开启的民族国家进程成为争端的起点,又在1991年后延续和强化。1918年5月底,外高加索成立了三个国家(堪称今日三国的雏形或前身),互有领土要求,也是1991年后争端的预演。在对抗思维之下,各方渐行渐远。三国都有历史悲情,都需要发声、传播,都希望获得更多政治-道义支持。矛盾持续外溢,其宣传意图体现于所有文化交流活动,成为与之交流的第三方都必须面对的、呈现对抗-共生状态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处在两难境地:支持任何一方都不够慎重和明智,都意味着某种失败。

三、输入性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

外高加索并非孤立的政治单元,而是与北高加索、西亚、中近东地区在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紧密关联,在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苏联解体令

统一的高加索政治板块日益碎片化:俄罗斯的北高加索地区包括10个联邦主体,外高加索则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高加索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部分,因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引发政治动荡。今天,外高加索国家存在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的风险,但基本上是输入性、而非本土原生性的,是源于外高加索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源于外高加索与相邻地区的地理、历史、民族和宗教、文化联系。当然,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向外高加索各国扩张,在当地有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前提。

外高加索国家的安全度一度很高。2016年,在全球125个国家犯罪与安全指数排行榜上,阿塞拜疆排87名(中国排88名),亚美尼亚93名,格鲁吉亚120名,安全形势非常好。而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引起外界担忧。鉴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许多公民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伊斯兰国”(ISIS),有学者判断,高加索开始政治激进化进程。^④而所谓政治激进化,主要与伊斯兰激进主义相关。外高加索是北高加索、西亚、中亚、北非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多向通道,堪称“四战之地”。北高加索的车臣、达吉斯坦等地周期性地爆发恐怖袭击事件;而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也经常爆发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事件与周边形势互相呼应、紧密关联。

阿塞拜疆是外高加索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巴库设立“高加索穆斯林管理局”),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扩张的主要对象。阿塞拜疆国民中,什叶派和逊尼派各占一定比例。2009年统计表明,60%是什叶派,40%是逊尼派,^⑤因而受到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影响——近年来,阿塞拜疆官方希望改宗逊尼派,向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看齐。^⑥与阿塞拜疆毗邻的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长期以来都是伊斯兰中心,对北高加索地区、中亚地区影响巨大,与阿塞拜疆联系紧密,有不少信仰什叶派的阿塞拜疆人。2010年统计表明,仅达吉斯坦一地的阿塞拜疆人就有130919人;^⑦而在南部邻国伊朗,住着3000万阿塞拜疆人,多数都是什叶派虔信徒。阿塞拜疆与土耳其的教派联系也非常紧密。

此前,阿塞拜疆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存在关联。1994~1996年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阿塞拜疆曾有民间组织对车臣分裂主义提供支持。2001年“9·11”事件前夕,美国曾发现一份本·拉登关于阿塞拜疆境内“基地”组织活动的文件,其中谈及:阿塞拜疆曾吸收数千名来自阿富汗的“圣战者”赴纳卡前线战斗。^⑧

阿塞拜疆也是外高加索三国中主要的恐怖主义受害者。2007年,阿塞拜疆挫败一起针对美国和英国使馆的恐怖袭击预谋,美国和英国使馆一度关闭。2014年前后,由于“伊斯兰国”急速兴起,高加索也受到影响,输入性恐怖主义抬头。2015年,“伊斯兰国”曾畅想未来版图:阿塞拜疆将成为其“戈格扎兹省”。不少阿塞拜疆人参加“伊斯兰国”。“伊斯兰国”溃败后,大多数“战士”都已回国,对相关国家构成挑战。有报告说,近900名阿塞拜疆公民参与了近东恐怖组织的战斗行动。按照阿塞拜疆的数据,阿国总共抓捕参加“伊斯兰国”的85名公民,195人被剥夺国籍。^⑨2016年以来,阿塞拜疆的反恐形势一直比较严峻。2016年10月,阿塞拜疆安全局获悉,有人试图建立非法武装,并实施恐怖袭击。随后,安全局抓捕阿塞拜疆公民鲁斯塔莫夫、古利耶夫、古尔马梅多夫等人。2016年12月,阿塞拜疆安全局破获一起未遂恐袭案件,消灭一名恐怖分子扎米·埃明·阿奇扎哈·奥格卢。此人曾因2007年参加恐怖组织而被判刑,出狱后继续勾结境外恐怖组织,准备在阿塞拜疆制造恐怖事件,为“高加索扎马特”组建部队。^⑩2017年10月27日,阿塞拜疆特工部门摧毁一个恐怖集团,该集团计划在集会时制造恐怖事件。2017年,阿国特工部门实施了四次大规模反恐行动,成效较为显著。^⑪2018年3月6日,阿塞拜疆情报部门破获所谓“哈奇马兹扎马特”集团;^⑫2018年3月12日,阿塞拜疆内务部又挫败一起恐怖袭击阴谋。

阿塞拜疆通过严刑峻法打击恐怖主义。阿塞拜疆议会会对《刑法》和《信仰自由法》做出修正,严厉打击恐怖活动和极端分子。极端组织往往在社交媒

体上建群,招募恐怖分子,阿塞拜疆严格监控公民的通讯。阿塞拜疆也与其他国家合作反恐。2017年9月,美国反恐中心发布警告称:伊朗及其在“赫兹波拉”组织中的伙伴试图在阿塞拜疆境内发起恐怖袭击;2018年2月14日,阿塞拜疆将一名车臣恐怖分子移交俄罗斯。^⑧阿塞拜疆也与中国政府签订引渡条约。

格鲁吉亚同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支持车臣分裂武装(格鲁吉亚被指将国土变成西方的反俄平台^⑨),是俄-格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格鲁吉亚与车臣、达吉斯坦等地都有紧密的民族联系。恐怖组织把格鲁吉亚作为藏身之所。2015年1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格鲁吉亚的潘吉希峡谷被用作“伊斯兰国”的过境通道和训练营以及休养、补给基地,俄罗斯为此一度废除对格鲁吉亚公民的免签制度。^⑩俄学者估计,面对恐怖组织的扩张,格鲁吉亚的应对能力很弱,甚至其北约盟友也很难提供援助。

如阿塞拜疆一样,很多格鲁吉亚公民参加“伊斯兰国”。据认为,参加恐怖组织的格鲁吉亚人有两类:一类年龄较大,有军事技能,与北高加索的分裂武装关系密切,2012年就曾前往阿勒颇作战;另一类是2013~2015年间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格鲁吉亚公民。其中较为知名的塔尔罕·巴基拉什维利(在“伊斯兰国”高层序列,以阿布·乌马尔·希沙尼而闻名)是“伊斯兰国”战争部领导人。这些格鲁吉亚公民基于以下原因参加恐怖组织:一是由于安加尔等地区伊斯兰化严重,引起格鲁吉亚社会不安,反过来,该国穆斯林觉得政府态度不公(土耳其对安加尔的影响上升,当地穆斯林希望在巴统重建清真寺,遭到各界反对),情绪激进;二是受到“伊斯兰国”的宣传、蛊惑。

参加恐怖组织的人可能将祖国作为报复对象。2015年,参加“圣战”的格鲁吉亚籍“战士”赫维奇·戈巴泽发布视频,称其受到政府迫害,威胁要袭击格鲁吉亚。“伊斯兰国”推行反西方宣传,而他们认为格鲁吉亚也是西方国家。2015年6月28日,伊斯

坦布尔国际机场遭到袭击后,格鲁吉亚被诟病和质疑。^⑪嫌疑人、车臣裔艾哈迈德·查塔耶夫此前曾在格鲁吉亚被羁押,由于俄-格关系恶化,格鲁吉亚拒绝引渡查塔耶夫给俄方,并于2012年将其释放。之后,查塔耶夫前往“伊斯兰国”并被委以重任。2017年11月21日,查塔耶夫在第比利斯被格鲁吉亚军警击毙。^⑫

亚美尼亚国民信仰基督教,几乎不存在宗教性极端主义。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论战中,阿塞拜疆学者倾向于将亚美尼亚历史上和现实中某些政治现象称为恐怖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历史上的“达什纳克楚琼”党人、还是当代亚美尼亚政治现象(例如1999年的议会血案)都只是针对特定人物的极端政治行为,并非对无辜平民进行无差别伤害。

我们必须认识到,以伊斯兰教面目出现的恐怖主义乃是一种全球性地缘政治力量,其成员日益国际化,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渗透,寻求平台和试验场,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尤其在“伊斯兰国”覆灭后,来自各国的“战士”回流祖国,构成威胁。2017年,叙利亚私人武装“圣战黑水”(Malhama Tactical)声称,中国是其扩张对象,该组织与“东突”分裂组织合流,其成员来自中东、中亚、俄罗斯和中国。^⑬这些恐怖组织不仅直接威胁中国新疆,而且可能威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接地威胁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

如前所述,恐怖主义在外高加索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宗教-文化基础:贫困群体、腐败问题、与境外的宗教-族群联系,等等。多年的反恐实践证明,各国对于反恐的共识不足,或宣传与实际政策脱节,某些国家推行双重标准,为恐怖主义留下很大余地,致使反恐成效甚微。恐怖主义常常被用作地缘政治工具,一些国家只是希望将祸水引向他国,损害地缘政治对手,甚至通过各种曲折渠道资助、操纵恐怖组织,成为其幕后推手。

作为穆斯林居多数的地区,高加索-中亚在“冷战”时期被西方战略家称为苏联的“软腹部”,试图借此突破,从内部搞垮苏联;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试图借助伊斯兰力量,令俄罗斯再解体。2017

年6月13日,普京接受采访时,直言美国对恐怖分子提供支持:“……如果说政治支持,那么,无须什么证据,美国是公开、公然这么做的。至于行动支持和财政支持,我们也有这样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将其中一些证据提供给我们的美国同事乔治·布什,甚至说出在高加索工作的美国特工的名字。美国总统的反应非常正确,非常消极,说:‘我清楚这些情况。’‘冷战’已经过去,我们与包括欧洲和美国在内的全世界都有着清晰、透明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得到支持,但是事与愿违,我们看到,美国特工部门恰恰在支持恐怖分子。现在我要说一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形成绝对确定的看法,我们的美国伙伴口头上说的是支持俄罗斯,随时准备合作,包括在反恐方面的合作;而实际上却在利用这些恐怖分子动摇俄罗斯的内政局势。”^④

由于相关大国(如美国、以色列、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等国)在中东和高加索的尖锐对抗,外高加索三国也可能因宗教性极端主义而丧失安宁,给地区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国必须与相关国家加强合作,“反恐于国门之外”;加强情报能力;仿照与阿塞拜疆的合作模式,签订相互引渡协议,加强国际合作,加大对恐怖袭击的防范和打击力度。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试图利用、借助,甚至支持宗教性极端主义危害中国及其在境内外的利益,应予高度警惕。

四、外高加索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

外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格局被内外因素形塑。理想的前景或许应该是:外高加索三国走向历史性和解,加强自身建设,合作睦邻,甚至实现某种一体化。而当三国互相敌视和不信任时,则被迫与外部大国合作甚至结盟。在这种情形下,只能维持某种脆弱平衡,或因外部国家的对抗而成为他国的棋子,令内外政策丧失灵活性。由于每个国家都需要借助外力,就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外交资源。

首先,高加索的地缘政治结构酝酿着深刻变化,原来的两大对抗性集团处在瓦解-重组进程中。许多年里,在高加索地区,基本上以土耳其-以色列-阿塞拜疆为一方,以伊朗-俄罗斯-亚美尼亚为另一方,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互相对立的两大集团,但这种情况也在不断变化。俄罗斯调整政策,在阿、亚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同时鼓励两国谈判,和平解决冲突。2008年11月2日,俄罗斯作为冲突双方的调停人,伊尔汗姆·阿利耶夫、谢尔日·萨尔基相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政治解决纳卡冲突。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之后,在貌似冲突一触即发的状况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却出人意料地改善关系、紧密合作,与美国交恶;同时,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进展迅速,尤其是俄-阿军事合作密切是一个新趋势。2006~2007年间,俄-阿军事合作已有进展,俄罗斯国内有大量阿塞拜疆裔(据认为有200万人),阿塞拜疆境内有14万俄罗斯族;^⑤两国文化交流紧密(阿利耶夫总统的女儿曾在俄罗斯读书),为俄-阿加强合作奠定基础;阿塞拜疆持续地从俄罗斯购买武器,俄罗斯国内亲阿舆论以及阿塞拜疆的亲俄舆论也在上升。^⑥一些亚美尼亚精英认识到其与俄罗斯绑定带来很大问题,希望与西方加强合作;而俄罗斯也有人认为,与亚美尼亚的特殊关系令俄罗斯对高加索政策丧失灵活性,在特定情况下成为政治负资产。阿塞拜疆精英(如阿塞拜疆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雅库布·马赫穆多夫)呼吁俄罗斯放弃亲亚美尼亚政策,顾及阿塞拜疆的利益。^⑦

长期互相敌对的亚美尼亚与土耳其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早已提上日程。土耳其面临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威胁,面对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三处战场,因而对与亚美尼亚改善关系也有需求。^⑧2009年10月10日,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签署《建交纪要》和《发展关系纪要》,但是因为阿塞拜疆因素(阿塞拜疆要求土耳其:亚美尼亚必须先归还纳卡方可与之建交),最终在两国国会被搁置。此外,亚美尼亚希望建设亚美尼亚-伊朗铁路,改善被封锁状况;而阿塞拜疆则竭力推动伊朗-阿塞拜疆-俄罗斯铁路项目,抵消亚美尼亚-伊朗铁路的意义。伊朗与以色列的敌意没有缓解,以色列与阿塞拜疆加强合作往往刺激伊朗与亚美尼亚合作。同时,向来支持亚美尼亚的伊朗(伊朗一度称,亚美尼亚不仅

是“我们的邻国,也是我们的兄弟”)与阿塞拜疆互动频繁。2016年8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阿塞拜疆;2017年11月,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访问伊朗。这些事态也会冲击亚美尼亚,导致亚美尼亚社会继续分裂,涌动着“脱俄入欧”的暗流。一些人认为亚美尼亚应该与西方合作,俄罗斯只是把亚美尼亚当做棋子,不可信任。

土耳其和伊朗都希望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贸区协定。俄罗斯希望阿塞拜疆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但阿塞拜疆予以婉拒,不参加任何国际性集团或同盟。

如果格鲁吉亚沿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茨欣瓦利地区)方向开辟交通走廊,不仅能够加强俄-格联系,还能极大地缓解亚美尼亚的交通困难,加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联系。^⑩

其次,俄罗斯与西方的战略对抗在中东和高加索延伸。2018年以来,俄罗斯的周边局势继续恶化。由于西方支持,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当政者都是亲西方或反俄的领导人。而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开始,西方对俄严厉制裁,令俄罗斯面临巨大困难,俄罗斯国内潜伏着各种问题,反对派蠢蠢欲动。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在叙利亚狭路相逢,对抗升级;因为所谓前间谍案,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发起丑化俄罗斯的宣传战;而2018年4月亚美尼亚变局、哈萨克斯坦文字拉丁化、哈国将里海港口阿克陶租赁给美国,这些都引起俄罗斯极大不安;美国还将一些武器装备送给阿塞拜疆,毒化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

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对美国的全球政策做出急剧调整:退出《全球气候协定》,对中国和欧洲国家、日本等国挑起贸易摩擦,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使馆(变相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等等。美国实质上是在带头颠覆、解构现有世界秩序。这些举措既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彻底否定、推翻民主党前任的政策),也反映了利益集团的意志。2018年5月19日,伊拉克议会大选

结果揭晓,萨德尔及其什叶派支持者占据上风(还有人投票给伊拉克共产党,表明伊拉克社会对西方安排的秩序的不满和绝望,伊朗的影响日益稳固),而萨德尔一直反对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形势发展非常有利于伊朗,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所谓“什叶派之弧”即将成为现实。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坐大(尽管说,俄罗斯和伊朗在中东的目标并不一致)。这种趋势当然不会令西方感到满意,美国与伊朗、俄罗斯的争夺还将继续尖锐化,也会深刻影响外高加索地区。

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急剧调整直接影响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形势。近年来,阿塞拜疆与伊朗日益走近,但与传统友好国家以色列的关系则可能松弛甚至恶化。阿塞拜疆在联合国投票,反对美国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2018年5月14日,美国最终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后,土耳其与以色列交恶,互相驱逐外交官,对美国表示抗议;鉴于阿塞拜疆也是伊斯兰国家,且与土耳其关系特殊,阿-以关系也可能恶化(而这种结果是亚美尼亚所乐见的)。伊朗的意识形态向来有鲜明的反以色列倾向,又将亚美尼亚视为反以色列的盟友,伊朗-亚美尼亚必将加强合作。

再次,亚美尼亚在外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可能是最大变数——尤其在2018年4月亚美尼亚“革命”之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曾详述“被包围国家”的概念,有助于分析高加索的形势。“如果一个国家受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包围,而这些国家的资源和总的潜在实力都比它优越,这个国家又没有地形上的特点来加以掩护,那么,包围就成为真正的威胁”。^⑪从经济、政治、战略等方面来看,亚美尼亚堪称是“被包围国家”,尽管有俄罗斯和伊朗等外部国家作为盟友,但受到极大限制,处境恶化,急需打破困局。

亚美尼亚经济基础薄弱,人口持续流出,国力下降;而阿塞拜疆依靠强大的经济基础,在土耳其、以色列等国支持下持续推进军事现代化,军事-战略优势日渐明显,令亚美尼亚感到危机。萨尔基相被认为是强硬派,他在任期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土

土耳其的关系毫无进展。2018年5月,新总理帕希尼杨称:希望国际社会尽快承认纳卡独立,愿与阿塞拜疆展开对话;并且希望与土耳其不设先决条件地建交。土耳其回应称:“如果亚美尼亚放弃对我国领土完整和边界的错误立场,如果它想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可以回应。土耳其不想对任何人——特别是邻国——表示敌意。因此,如果亚美尼亚的立场有所改变,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国家利益评估这一点”。^①亚美尼亚“革命”后,新领导人可能为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西方国家加强关系甚至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关系实现突破带来契机。

最后,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中东的伊朗与东亚的朝鲜形成某种联动。而且,无论是朝鲜还是伊朗,都与中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如果美国在朝鲜方向投入军事-战略资源、加剧东北亚紧张局势,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就会增大,而在中东方向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压力就会缓解;反之,则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压力增大,而中国面临的压力得到缓解。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令伊朗核问题再次陷入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对以色列加强支持,在耶路撒冷设立美国驻以大使馆,引起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严重冲突,在中东等地区引起巨大反弹,土耳其等国反应激烈。6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实现首脑会晤,似乎表明美国愿意在朝鲜核问题上有所推进,甚至突破,朝鲜也展示了弃核的意愿和姿态。但双方立场分歧巨大,且美国的地缘政治意图尚存许多不确定性,因此,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的合理解决(其实是建立公正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国际政治秩序,将伊朗、朝鲜纳入体制安排之内)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外高加索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关系着伊朗的国家安全。由于美国反复善变的立场和政策,伊斯兰世界(包括高加索相关国家)的反美、反犹(以色列)敌忾情绪会上升,可能爆发新一轮的反美、反以运动。如果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外高加索国家的政策和立场就至为关键,

可能被波及,甚至进入动荡周期。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依赖,中国的利益也日益具有全球性。因此,中东和外高加索的局势也会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经贸投资安全产生影响。

五、中国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风险

外高加索三国对于复兴“丝绸之路”的意义都有很好的认知。1991年高加索国家独立前后,高加索-中亚精英的地缘政治自觉就已复苏,作为古老“丝绸之路”的重要过境国,可能在未来借助这一历史-文化资源实现民族国家复兴。如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等人都曾撰写著作,阿塞拜疆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也曾积极倡导与“新丝绸之路”相关的政治、外交构想。1991年之后,中亚-高加索被视为“地缘政治真空”,外部大国急欲填充,这样就开启新一轮“大牌局”,中亚-高加索国家内部也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而产生种种矛盾,一些国家以邻为壑,掣肘他国构想,或针锋相对地另起炉灶,主动充当他国政治意志的执行者,在地缘政治方面呈现出分裂性。高加索-中亚国家自身无力推动类似构想,必须依赖外部大国。而西方倡导多年的欧洲-高加索-中亚项目进展有限。多年来,西方几乎不折不扣地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中提出的地缘政治构想付诸实施。

一方面,三国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都表现出强烈的意愿和动力,三国学界和媒体也都积极配合。围绕“一带一路”倡议,高加索三国继续体现出其分裂性,或者说,其内部差异和矛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延续;另一方面,也可以判断: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高加索三国有调整政策、改善国家间关系的迹象。三国都希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作用。此前中国在中亚、非洲国家承揽的建设工程赢得良好口碑。阿塞拜疆认为,“丝绸之路”距离阿塞拜疆最近,希望经由阿塞拜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贯通欧亚;格鲁吉亚的立场接近阿塞拜疆,两国都希望中方帮助建设巴库-第比利斯-卡尔斯铁路,将阿、格两国作为整体与中国发展关系。实

际上也希望依靠中国的力量,将之前西方推动而未完成的构想最终完成,甚至继续挤压亚美尼亚的地缘空间。中方公司还参与格鲁吉亚境内的利托克隧道(该隧道将格鲁吉亚东西部连接起来)建设以及一些铁路的升级改造。亚美尼亚亟待中国投资,帮助其建设埃里温-德黑兰铁路(总长度470千米,亚美尼亚境内410千米),从而打破交通封锁;亚美尼亚总统多次访华,对于亚美尼亚来说,扩大与外界交流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是最早承认高加索国家独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高加索国家合作进展迅速。2005年,阿塞拜疆总统伊尔汗姆·阿利耶夫访问中国,签署一揽子协议。2010年,阿塞拜疆石油公司代表团访问中国,中阿签署合作大单,开始紧密的能源合作。中国与亚美尼亚商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早已成为亚美尼亚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俄罗斯。2011年,中国与亚美尼亚在山西大同建立山纳合成橡胶公司(中国股份占60%,亚方占40%),项目运转良好,年产合成橡胶3万吨,年营销收入达1亿美元。中国华林公司在格鲁吉亚的投资运营非常成功。高加索国家都对从中国出口农产品、葡萄酒、白兰地、蜂蜜等,中国与相关国家也在矿业开采、通信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2018年,格鲁吉亚与中国的自贸区协定正式生效,中国对该国许多农产品免除关税。

对于外高加索国家来说,中国是该地区的建设性因素,是一个积极的外部因素,甚至是重大机遇。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发展合作具有优势:不接壤,没有历史纠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拥有雄厚资金和技术,市场巨大,是三国发展经济所必需;中国不干预他国内政;不追求利己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甚至可能平衡他对高加索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如在中亚一样,如果只有两大“玩家”,就会陷入恶斗,“玩家”越多越有助于保持地缘平衡。

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与所有国家都平衡地发展关系,不介入内部纷争,避免主动打破现有地缘政治格局。与任何一国发展关系,都必须从地区高度思考问题。尊重和维持现有的地缘政治平衡,就是中

国能够为地区做出的巨大贡献。鉴于高加索三国的国家规模,不宜做大规模投资,尤其不宜在对某国具有重大军事战略价值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不可参与国际地位未明、尚在争议中的地区(如纳卡)的投资项目;重大项目应由高加索国家自己提出和推动,在该国取得足够共识。中国因素当然有可能推动这些国家改善关系,但同时必须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作为第三方,推动三国大幅改善关系、形成统一整体(这种情形只在苏联时期出现过的)可能性不大,无须为此投入太多资源。

六、结论

高加索三国对于中国都很重要,阿塞拜疆尤其具有特殊意义。该国经济基础良好,社会经济繁荣,自由开放程度高,拥有近一千万人口,是三国中最大的市场。高加索国家独立26年,但其主权巩固、加强政治-外交自主性仍需时日。在三国中,格鲁吉亚深受西方影响,与欧盟乃至北约绑定;^⑩亚美尼亚深受俄罗斯影响;阿塞拜疆由于其国情和资源禀赋,因而其外交多元性、自主性最强。如,针对美国试图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包围遏制伊朗甚至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意图,阿塞拜疆断然拒绝。如伊尔汗姆·阿利耶夫所说:我们与所有邻国都建立起了善意、友好的关系,当然,除了亚美尼亚……我们与任何一个邻国都没有问题……阿塞拜疆永远不会参与其他国家的计划,我曾不止一次这么说过。我还在自己担任总统之初就已说过。阿塞拜疆不会充当对抗的舞台。我们从来不会允许我们的国土被用于某种针对我们邻国的消极计划,这一点众所周知。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让地区和平、稳定、安宁。^⑪

中国与高加索国家的经贸合作需要进行政治风险评估,而军事合作尤其要极为慎重。中国在高加索的利益是长期、稳定的,绝不能为了暂时的商业利益而牺牲政治利益。与任何敌对一方的军事合作对于冲突双方来说都是火上浇油,有悖政治道义,也会损害中国的根本利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于他国销售先进武器给对手都非常敏感。2016年4月,就俄罗斯出售武器给阿塞拜疆一事,亚美尼亚爆发

反俄抗议;2017年6月,俄罗斯向阿塞拜疆提供反坦克导弹系统等,在亚美尼亚再次引发舆论喧嚣,国防部长对此予以消极评价。^③客观上说,阿塞拜疆从俄罗斯获得武器有可能离间俄亚关系,俄罗斯想在阿、亚之间保持平衡需要高度技巧。2017年8月,以色列国防部收到亚美尼亚投诉,称以色列公司将自杀式无人机出口阿塞拜疆,用于攻击亚美尼亚军队,且提供了证据。以色列因此暂停该公司出口阿塞拜疆的业务。^④同理,阿塞拜疆也多次抗议俄罗斯卖武器给亚美尼亚(部署在纳卡地区),阿国也曾对与亚美尼亚军事合作的其他国家提出抗议。

中国与高加索之间的交流、交往历史乃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值得深入挖掘,在新形势下,有助于拉近中国与高加索各国人民的心理距离,将过去和现实连接起来。而对于各方的历史争端,可以表示同情与理解,但不宜依据片面资讯贸然介入,为某方声张或代言。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不足与疏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注释:

① Армения---новая жертва смены режима по сценарию Запада? <http://ktovkurse.com/a-vy-kurse/armeniya-novaya-zhertva-smeny-rezhima-po-stsenariyu-zapada>.

② Матанат Насибова. Выбор Армении: де-окупация или путь в никуда? <http://www.1news.az/news/vybor-armenii-deokupaciya-ili-put-v-nikuda>.

③ Султан Керим, Армения как тюрьма. люди массово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гражданства, <https://news.day.az/politics/973638.html>.

④ Ирина Джобендзе,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террор баланс матерщина, <http://www.rosbalt.ru/world/2018/01/04/1671877.html>.

⑤ Андрей Карпо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 2017: Оппозиция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ЕС, а власть идет на уступки, <http://press-unity.com/analitika-stati/10760.html>.

⑥ 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Массовые Аресты Оппозиционеров начались в Баку, <https://vz.ru/news/2017/9/23/888245.html>.

⑦ В Баку оппозиция провела митинг против коррупции, <https://www.svoboda.org/a/28821426.html>.

⑧ Андрей Карпо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 2017: Оппозиция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ЕС, а власть идет на уступки, <http://press-unity.com/analitika-stati/10760.html>.

⑨ Анна Бегларян, "Рука Армян" добралась до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http://geoclub.info/ruka-armyan-dobrala-s-do-azerbajdzhanskoj-oppozicii-azerbajdzhan-za-nedelyu/>.

⑩ Jastmina, Грузия. Население и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https://www.syl.ru/article/217308/>.

⑪ 《经济体排名》, <http://chinese.doingbusiness.org/rankings>。

⑫ Рейтинг самых быстрорастущи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экономики Грузии в 2017 году, <http://kavkazplus.com/news.php?id=17914#.wvfznklics>.

⑬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экономике Грузии-курс лари и инфляция, <https://sputnik-georgia.ru/reviews/20180118/238965984/Osnovnye-problemy-v-jekonomike-Gruzii-kurslari-i-infljacija.html>.

⑭ Ирина Джобендзе, Южный Кавказ: террор баланс матерщина, <http://www.rosbalt.ru/world/2018/01/04/1671877.html>.

⑮ Владимир Ардаев, Мятаж в Армении: три Сценария Развития, <http://nk.org.ua/geopolitika/myatej-v-armenii-tri-stsenariya-razvitiya-63957>.

⑯ Ризван Гусейнов, Уходит ли Армения на запад? <https://aze.az/ukhodit-li-armeniya-na-zapad.html>.

⑰ Армения-новая жертва смены режима по сценарию Запада?

⑱ А. Дубровский, Если Казахстан или Армения хотят рыть себе могилу-зачем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http://www.iarex.ru/articles/57359.html>.

⑲ Владимир Добрынин, Управляемый хаос в Армении: страну разорвут Турция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https://www.kp.ru/daily/26825.7/3863161/>.

⑳ Арина Цуканов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ашиняна в мягких объятиях англосаксов, <https://www.fondsk.ru/news/2018/05/21/pravitelstvo-pashinjana-v-mjagkih-objatijah-anglosaksov-4617>

8.html.

⑲ Anne Applebaum, “People Power Worked in Armenia. It Won’t Work Everywher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global-opinions/people-power-worked-in-armenia-it-wont-work-everywhere/2018/04/26/bd4f271a-497e-11e8-8b5a-3b1697adcc2a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0b542befd477.

⑳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охвачен протестами из-за досрочных выбор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https://ru.slovoidilo.ua/2018/03/10/novost-politika/azerbajdzhan-oxvachen-protestami-dosrochnyx-vyboro-v-prezidenta>.

㉑ Российско-груз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web/guest/osobennosti-rossijsko-gruzinskih-otnosenij>.

㉒ ПА НАТО приняла декларацию в поддержку Грузии // Sputnik Грузия. <https://sputnik-georgia.ru/politics/20170529/236138720/PA-NATO-prinjala-deklaraciju-v-podderzhku-Gruzii.html>.

㉓ Али Гасанов, Полити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аку, 2015г., С. 507.

㉔ Нагорно-Карабахск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http://www.mid.ru/nagorno-karabakhskoe-uregulirovanie>.

㉕ Джордж А. Бурнютян,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Армя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Ереван, 2014г., С. 20.

㉖ Арменуи В. Гамбарян, История Армени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Ереван, 2014г., С. 16–С. 21.

㉗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Ре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и вымысел о Великой Армении, Баку, 2014г., С. 20–С. 32.

㉘ Арменуи В. Гамбарян, История Армении,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Ереван, 2014г., С. 7–С. 9.

㉙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Ре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и вымысел о Великой Армении, Баку, 2014г., С. 7.

㉚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Ре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 и вымысел о Великой Армении, Баку, 2014г., С. 33–С. 42.

㉛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губа Махмудова, Ирев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завоевание и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армян на земли Северного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Баку, 2010г., С. 306.

㉜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губа Махмудова, Ирева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во Российское завоевание и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армян на земли Северного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Баку, 2010г., С. 25.

㉝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оказали, что до 1918 г. на Кавказ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армя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https://www.trend.az/azerbaijan/society/2859825.html>.

㉞ О. М. Айвазян, Карабах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осква, 2011г., С. 11.

㉟ О. М. Айвазян, Карабах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осква, 2011г., С. 11–С. 13.

㊱ Мамедов И, Сумгаитская провокация проти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Дело Григоряна, Баку, 2014г., С. 11.

㊲ Жорж Де Малевил, Армян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 1915 года, Баку, 2013г., С. 5.

㊳ Леонид Савин, К геополитике, Сумы,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 книга, 2011г., С. 143–С. 148.

㊴ Г. Маргулия, Ш. Нуриева, Многострадальная Армения, Баку, 2011г., С. 121–С. 130.

㊵ 相关著作如: Аслан Халимов, Геноцид против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Закавказь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Баку, 2000г.;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Натиг Мамедзаде, Ильгар Нифталиев, Геноцид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 1918г. Организаторы и палачи, Баку, 2013г.;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Геноцид тюрко-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а 1918–1920 годах, Баку, 2015г.

㊶ Ежедневные новост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24 ноября 2017г.

㊷ Обеспечи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рабаха, Армения первой признает е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Серж Саргсян, <http://analitikaua.net/2018/obespechiv-bezopasnost-karabaha-armeniya-pervoy-priznaet-ego-nezavisimost-serzh-sargsyan/>.

㊸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Г. М. Алексеева, От Майендорфа до Астаны: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армяно-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ого нагорно-карабах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осква, 2010г., С. 351.

㊹ Гурам Мархулия, Армяно-Грузински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в 1918–1920 годах, Тбилис, 2007г.

㊺ Ризван Гусейно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Академия Грузии об армянских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ах, <http://www.1news.az/news/nacional-naya-akademiy-gruzii-ob-armyanskih-fal-sifikatorah>.

㊻ Илья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авчавадзе, Армянские ученые и опиющие камни, Баку, 2012г.

49 О путях борьбы с экстремизмом радикализацией а Грузию, <https://inosmi.ru/politic/20180320/241754535.html>.

50 “Mapping the Global Muslim Population: A Report on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Muslim,”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2009), <http://www.pewforum.org/files/2009/10/Muslimpopulation.pdf>.

51 Али Аббасов, Баку возвращает Азербайджану к суннизму, чтобы уйти от Ирана и встать в ряд с Анкарой и Астаной, <https://onkavkaz.com/news/1558-baku-vozvraschaet-azerbaidzhan-k-sunnizmu-chtoby-uiti-ot-irana-i-vstat-v-rijad-s-ankaroi-i-astan.html>.

52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2010г.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остав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по регионам.

53 Анжела Элибегов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й терроризм на Северном Кавказе, <http://voskanapat.info/>.

54 Мадат Гулиев, Сотрудники СГБ расследуют убийств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цев в Ираке, <https://haqqin.az/news/111454>.

55 Сохбет Мамедов, В Баку преотвращен теракт, http://www.ng.ru/cis/2016-12-05/7_6876_baku.html.

56 Источники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х угроз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https://ru.sputnik.az/columnists/20171027/412518066/terroristicheskiye-ugrozi-v-azerbajdzhane-borba.html>.

57 Боевики готовили теракты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http://www.yerkramas.org/article/132895/boeviki-gotovili-terakty-v-azerbajdzhane>.

58 Михаил Южный,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выдал России чеченского террориста, воевавшего против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войск, <https://www.stav.kp.ru/daily/26806.4/3841604/>.

59 Д. Медоев, Южная Осетия и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Закавказье, Москва, 2015г., С. 71.

60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15 году, Москва, 26 января 2016 года//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http://www.mid.ru/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032328.

61 Грузинский след террориста Ахмеда Чатаева, <https://sputnik-georgia.ru/politics/20160704/232439775.html>.

62 Ирина Гордиенко, В Тбилис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асштаб-

ной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был убит Ахмед Чатаев—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разыскиваемых в мире террористов, <https://www.novayagazeta.ru/articles/2017/11/23/74650-mer-odin>.

63江焕辉:《叙利亚私人武装组织联合东突恐怖分子向中国渗透》, <http://www.knowfar.org.cn/html/zhanlue/201806/21/801.htm>.

64В.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США финансировали террористам в Чечне, <https://riaderbent.ru/putin-igil-idet-na-kavkaz-i-k-etomu-nuzhno-gotovitsya-leonid-ivashov.html>.

65Ежедневные новост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24 ноября 2017г.

66 Матанат Насибова, у России нет более надежного союзника в регионе, чем Азербайджан, <https://news.day.az/politics/884087.html>.

67Ильхама Исабалаева, Ягуб Махмудов: Россия должна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Армянского фактора, <https://www.trend.az/azerbaijan/karabakh/2780793.html>.

68Антон Мардасов, Армения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 российско-турецкий заговор, <http://www.belvpo.com/ru/80882.html>.

69Мамед Мустафаев,〈Евразий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Грузии: три сцена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http://vpoanalytics.com/2017/08/31/evrazijskoe-napravlenie-gruzii-tri-stsenariya-razvitiya-otnoshenij>.

70[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页。

71Станаислав Тарасов, Турция больше не увязывае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 Арменией с Нагорно-Карабах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https://regnum.ru/news/2414187.html>.

72Матанат Насибова, Баку—Пекин: в чем интерес Китая на южном Кавказе? <http://www.iarex.ru/articles/51813.html>.

73Эльмира Ахундова, Ильхам Алиев. Портрет президента на фоне перемен, Москва, 2016г, С. 211.

74Военные эксперты: Почему последние поставк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в Азербайджан наделали столько шума в Армении, http://moscow-baku.ru/news/armiya/voennye_eksperty_pochemu_poslednie_postavki_rossiyskogo_oruzhiya_v_azerbaydzhan_nadelali_stolko_shum/.

75彭鑫:《以色列冻结自杀无人机出口至阿塞拜疆》, <http://www.youuav.com/news/detail/201709/16828.html>。